



地理就是故事丛书



# 在北极光下航行



鸣 著/摄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ZAI BEI JI GUANG



XIA HANG XING

# 在北极光下航行

郑鸣 著/摄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北极光下航行/郑鸣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1.8  
(地理就是故事丛书)

I. 在…  
II. 郑…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243 号

在北极光下航行/郑鸣 著

---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新魏路 17 号) 邮编 330002  
图文制作 江西二十一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75 彩页 0.5  
字 数 110 千字  
插 图 42 幅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391-1851-2/I·456  
定 价 9.00 元

---

(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本社调换)

# 可贵的阳刚豪壮之气(代序)

——郑鸣和他的《在北极光下航行》

贾宏图

北冰洋,这三个字本身就透着一股寒气,那是一片冰山雪海,让人望而却步。就是对于那些勇敢者来说,北冰洋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它太遥远了。

然而,有一个中国人,有一个哈尔滨人,异想天开地从我们的身边出发,乘火车到达边陲小城黑河,又过黑龙江到达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从这里乘飞机穿越俄罗斯大地抵达莫斯科,再飞往北极圈里的城市摩尔曼斯克,从那里搭乘俄罗斯远洋货轮进入北冰洋,过巴伦支海、喀拉海、东西伯利亚海,再穿过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再过千岛群岛,进入日本海、黄海,最后到达中国港口烟台,这是名副其实的万里航程。

这位传奇的哈尔滨人就是著名的电视记者郑鸣,记录这次非凡航行的是他拍摄的已在中国四十多家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纪录片《航行北冰洋》,还有他就要出版的这本书《在北极光下航行》。

郑鸣这家伙,是个很不安分的人,这些年他没少折腾事儿。中苏关系解冻之后,他是最早进入苏联采访的中国记者之一,凭着他那半生不熟的俄语,交了许多苏联朋友,拍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22集电视纪录片《苏联纪行》;他又和王跃中等几个年轻电视人用了3年的时间拍成了15集电视纪录片《东



方大河·黑龙江》，为此，他们涉足中俄蒙三国边境，使用了除宇宙飞船以外的所有现代和古老的交通工具，成为世界上首次全程走过黑龙江这条东方大河的记者。1995年，经著名探险摄影家徐力群介绍，又挤进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成为徒步到达北极点的7名队员之一。他还交出一份答卷——电视纪录片《北极的太阳》。在这部片子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北极绮丽的风光，还看到了一个黑龙江人伟岸的身躯和胜利的微笑。

郑鸣的成功得益于经过下乡磨砺、军旅锻炼造就的健康体魄，得益于豁达的性格和学识的不断积累以及15年的记者经历，更因为他有一种超凡脱俗的追求和抱负。他不愿意虚度平生，他崇尚冒险，他寻求壮丽，他乘坐的“伊万·博贡”号远洋货轮越过以荷兰探险家威廉·巴伦支命名的巴伦支海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纵观历史，哪一个国家产生过伟大的探险家，哪一个国家就必然是强大和昌盛的，而特别是那些伟大探险家们的性格，应该是一个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那就是永远不安于现状，不断地向人类未知的领域探索，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许多探险家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以生命为代价探知的新大陆、新岛屿和新航线却是永恒的。地球一天不消亡，他们的生命就熠熠生辉。

我以为郑鸣先生的这段话具有警示作用。不思进取，沉迷安乐，不敢冒险，固守家园是部分中国人的心态。一个还有着几千万人得不到温饱的发展中国家，鼓乐升平的歌声大噪，而艰苦奋斗、奋发进取的鼓点不强。扑面而来的脂粉气息和靡靡之音，使刚刚吃饱几顿饭的一些人放浪形骸。以这种



精神状态走向21世纪的人们,不会交上好运气。如果有哪家报刊评选20世纪末黑龙江最优秀的男子汉,我会投郑鸣一票,当然也会投徐力群一票。

了解了以上的这些背景材料,每一个读者都会产生阅读这本书的强烈愿望。朋友,你读下去吧,肯定不会失望的,郑鸣用他流畅抒情的笔调向你介绍了这次最难忘的航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他从少年时代就梦想着这次浪漫之旅,并为此做了长期的、知识的准备,所以书中充盈着大量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航海探险等方面的知识。郑鸣毕竟是一个造诣很深的电视记者,他把电视的艺术手段用到文学上,无论对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画,总是给人画面感。北冰洋上的喷薄日出,白令海峡里的徐徐落日和当空曼舞、姹紫嫣红的北极光,作者都有独特的描述。

郑鸣富有一种人类的关爱情怀,他爱远洋船上每一个俄罗斯船员,他几乎为这28个人每人画了一幅“素描”:年轻傲慢的船长施基恩、英俊果敢的水手谢尔盖、肚子里装满故事的船医瓦西里耶维奇、热情善良又喋喋不休的厨师安娜大婶,个个栩栩如生。

1994年的8月,我在黑河巧遇正准备去北冰洋航行的郑鸣,在祝福他成功的同时,我希望他回来后能写一本书。现在这本书写出来了,我成了第一读者,并为之写序,对此我很自豪。

(贾宏图 《黑龙江日报》总编辑、著名作家)



# 目 录

- 1** 可贵的阳刚豪壮之气(代序)
- 1** 8月初 好事多磨终成行
- 6** 8月24日 横穿俄罗斯的长途飞行
- 10** 8月25日 北极圈内不冻港——摩尔曼斯克
- 17** 8月26日 你好!“伊万·博贡”
- 20** 8月27日 悄然启航
- 27** 8月28日 巴伦支海随想
- 30** 8月29日 厨娘安娜大婶
- 33** 8月30日 船医维达利
- 39** 8月31日 壮观的破冰航行
- 47** 9月1日 在北纬77度线遭遇北极熊
- 54** 9月2日 破雾航行
- 57** 9月3日 关于北极熊的故事
- 60** 9月4日 接受纯洁的洗礼
- 67** 9月5日 在北极光下航行
- 73** 9月6日 冰海日出
- 79** 9月7日 欧亚大陆最东端断想
- 87** 9月8日 “俄罗斯”号核动力破冰船
- 94** 9月9日 船过白令海峡
- 101** 9月10日 倒时差
- 104** 9月11日 “大孩子”四副
- 108** 9月12日 晕船



- 111 9月13日 大副瓦西里耶维奇  
117 9月14日 在船上洗桑拿  
119 9月15日 面包师瓦莲京娜  
126 9月16日 挺进日本海  
130 9月17日 船近釜山港  
133 9月18日 又见烟台  
135 9月19日 俄罗斯饺子
- 141 后 记





☆8月初

## 好事多磨终成行

1994年的8月初,记得那是一个非常平淡的日子,天气十分炎热,我正扛着摄像机汗流浹背地在外边采访,外贸公司的翻译小张打传呼给我,液晶显示屏滚出了“尤拉来电话,北冰洋航行计划已被批准”一行字。当我凝神再一次看清了“北冰洋”这三个字时,顿时感到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就像一口气往嘴里倒进一杯凉啤酒那样痛快!那是在整整一个炎热难耐的苦夏得到的一个最让我高兴的消息。于是我马上打电话详细询问,小张说:“尤拉让我转告你,说你的‘北冰洋航行计划’可望在8月中旬实施。俄罗斯方面的邀请信已经传真到我这里,请你立刻办理出国手续,8月15日左右从黑河口岸出境,他在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等你。”

在冰海连天的北冰洋上航行,今天就要梦想成真了,我甚至还有一点不太相信。

办理政审、护照、签证一路顺畅。

所有知道我要前往北极地区的朋友既为我高兴,又为我担忧。他们放下自己手望的事情,帮助我尽快成行。因为,这毕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远行,虽然没有太多的探险色彩,但这毕竟是中国电视记者第一次在北冰洋上搭乘俄罗斯的轮船航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从骨子里就愿意干那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事情。

8月15日,我终于登上了北上的“黑河一号”列车。当我把沉重的行囊安顿好,挥手向送行的朋友们告别的时候,列车已



经徐徐开动了。

晚霞给丰收的田野抹上殷红色，晚风透过开着的车窗，吹干了早已被汗水浸湿了的衬衫。坐定之后，我发现眼前的一切竟是那么熟悉和亲切。猛然记起，两年前的今天，也是这般殷红飘逸的晚霞，也是这缕习习温柔的晚风，也是这趟呼啸北上的列车，载着我们《东方大河·黑龙江》电视系列片摄制组的6位弟兄，取道黑龙江边的黑河口岸直赴俄罗斯……真快呀，两年过去了，这两年我都忙了些什么呢？

现在还记得，当时我的心情非常不好，父亲于8月1日刚刚去世，匆匆料理完他的后事，就打起行囊赴俄罗斯采访，因为，如果错过这个夏秋之季，明年的情况就难说了。摄制组中只有我一人略通一点俄文，很多事情，往往不能完全准备好了再干，而是在基本就绪的情况下就得硬着头皮上了。我们摄制组全体弟兄在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辽阔地域一干就是3个月，直到黑龙江上已经飘起了冰排，眼看一江秋水就要被冰雪凝固了。

一转眼，一切都平静地过去了，不咸不淡的片子陆续播完了，成了电视台磁带库里千万盘中的一盘。于是，一切又都归于初始，台长和观众们的要求至少有一点是一样的：新片子、好片子越多越好！于是编导们只要还有力气，还有灵感，还有责任，当然，口袋里一定还要有起码的盘缠，那你就得扛着摄像机往外跑，往远处跑，往有人和没人的地方跑。

在日益庞大的电视记者队伍中，我注定属于喜欢往人迹罕至的地方跑的那一类。与人打交道时，我的舌头经常会让狗给咬去，于是我虔诚地希望自己能给人留下“这家伙干的可能比说的好一点”的印象。



在黑河，为了最后一个人境文件，我竟在一家小旅店里整整等了7天。那是令人窒息的、痛不欲生的、食无味寝难安的7天。我几乎每晚拨通对岸尤拉家中的电话，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我正在与摩尔曼斯克方面联系，他们说一旦定下船期，你就可以过境，请别着急。”

我怎么能不急呢？无所事事地过日子，真就如同慢刀子割肉。

8月21日，终于等来了尤拉的电话。我被告知，摩尔曼斯克方面已经安排好一艘货轮，这艘货轮大约在25到26日启航，经北冰洋航线前来中国。

我终于在惴惴不安中等来了希望。

当天晚上，黑河广播局的黄晓原和几位朋友为我送行。在一家只有我们这几个食客用餐的小酒店，朋友们开始说了许多希望一路平安的话，接下来便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葱大酱大豆腐，大声唱歌大声说笑。那天晚上，我是彻底宣泄了连日来的郁闷与懊丧，把坏心情统统留给了过去的时光。

由于俄罗斯边境贸易及关税等方面政策大幅度调整，两年前还是水泄不通、人头攒动的海关联检大厅，今天竟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过境的人竟比海关的工作人员还少。海关工作人员和边防警官见我这个特殊身份的旅客觉得好奇，全都围过来打听我的行程，当听说我要去遥远的北冰洋上航行时，马上对我的安全表示了异乎寻常的担心。因为，他们最清楚当时俄罗斯的治安状态。我谢过他们善意的规劝和告诫，肩背手提沉重的器材和行囊登上了渡轮。偌大一艘客轮，平时载客三百多人，现在只运送加我在内的12名旅客，实在太浪费了，我不明白轮船公司为什么不换一艘小一点的快船呢？

东方大河——黑龙江，作为中国版图上最靠东的一条大江，全长4000多公里，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她曾被马克



思称为“亚洲的多瑙河”，百余年来，她从中国的内河，变成中俄两国的界河，这期间演绎出了多少故事，多少悲歌！

江水悠悠东去，都带走了些什么？

岛屿默默无言，又沉淀了些什么？

一岁一枯荣的草木，见证了什么？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双体客轮平稳地停靠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客运码头上。当我大汗淋漓地把器材、行囊搬到异国的海关联检大厅时，已经有几个手脚麻利的人捷足先登，通过俄罗斯的边检和海关人员的检查顺利入境了。

我看到尤拉站在俄方海关护栏外边热情地向我招手，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

尤拉，是俄罗斯阿穆尔州电视台国际部的主任，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就和他漂亮的学习英语的女友来到远东的阿穆尔州，一干就是七八年。中苏恢复边境贸易，为他这个“中国通”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中国出差一百多次了”。远比他回克里米亚父母家里的次数多得多。我是拍《东方大河·黑龙江》时，与他结识并成为好朋友的。尤拉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在阿穆尔州好像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我想这可能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有关，上至州执委会的官员，下至海关、民航的主管，全是他的朋友。这次航行北冰洋的计划，是他帮我联系了一年多，才最终实施的。他惟一的哥哥就在摩尔曼斯克海运局工作。熟人好办事，中国、俄罗斯都一样。

无奈我的同胞们不断有后来者自觉地站到我的前面，因为三件行李实在太太、太重，好在就这十几个人过境，心想从容一些不必着急。

谁知道当大厅里的时钟刚刚敲响12点的第一声时，所有的俄罗斯边防和海关官员几乎是同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连一

句解释的话都没有,便将几道铁门“咔咔”锁上,迅速撤离工作岗位,集体前往餐厅用餐去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切竟发生得这么突然,这么迅速,他们就好像被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一样没有表情,整齐划一,去无踪影。警戒线以外的这边只剩下我和另外6位尚未过境的中国旅客。

所有这一切,站在铁栅栏那一侧迎接我的尤拉全都看在眼里,他冲我一耸肩,做了一个标准的无可奈何的动作。

俄罗斯有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刻板、教条、官僚主义和缺乏人道主义的恶劣品质,又一次让我领教了。他们这么一走,意味着我和剩下的6位中国旅客将在他们用餐的整整一个小时里,没有地方可以喝水,没有一张椅子可以休息一下,在30℃高温的联检大厅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也许这是思考好端端的苏联为什么会解体的最佳场所吧?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刚才我的那些同胞为什么拼着命往前挤,恨不能一脚跨出海关那扇铁门,想必是他们经常在这里通关,谙知俄罗斯人的秉性。

13点整,用过午餐的海关和边检人员又衣着整齐地准时上岗。终于轮到我过关了。见我的这套行头,加上尤拉在那边接应,工作人员总算没找什么麻烦。



☆8月24日

## 横穿俄罗斯的长途飞行

早晨,安德烈开车送我和尤拉去布拉戈维申斯克机场。去机场的路况很好,安德烈把那二手的丰田皇冠轿车开到140公里的时速。秋风已经将黑龙江东岸白桦树的叶子一片片染得鲜黄,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红色树木掺在青松和白桦之间。由于车子开得太快,这些斑斓的色块在车窗外流光溢彩。初秋的林间有许多早熟的山梨、酱果掉到地上开始发酵,那一缕缕特有的酸甜味儿不时地飘进敞开的车窗,深深地吸进一口时,马上就会体验到一种微醉的畅快。一想到马上就要飞往莫斯科了,心中禁不住一阵阵兴奋。

没有费什么周折,我和送我去摩尔曼斯克的尤拉就登上了一架图154中型客机。这是一种俄罗斯民航机群中的主力机型,一百多个座位,谈不上很舒适,但据说安全系数不低。当飞机从跑道上轰鸣着滑行、加速,昂首直插蓝天的时候,我便有了一种美好的预感,从现在开始,我的旅行将会一帆风顺。

飞机沿着黑龙江的河岸向西北方向攀升,我正好坐在飞机的左侧临窗的位置上,俯瞰这条如同蓝色绸带般的大江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中间穿行着缓缓东去,不禁感慨万千。

从1990年开始,为了拍摄电视系列片《东方大河·黑龙江》,我和摄影队的兄弟们,来到蒙古高原肯特山脉的克鲁伦河源头,从冰雪覆盖却又淙淙涌动着的眼泉开始,一直拍到俄罗斯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鞑靼海峡。3年的时间,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历经了许多惊险,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也面对了形形色色的各类面孔,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自认为积累了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今天我又来到了这片辽阔的大地,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

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已经开始在莫斯科巨大的多玛捷多沃机场上空缓缓地盘旋着下降了,湖泊、森林、别墅、田园色彩斑斓,交相辉映,莫斯科就掩映在茂密的森林中。上次来时,这里是苏联首都莫斯科,这次造访的却是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莫斯科周围有6个机场,一个是国家高级领导人专用机场,一个是国际机场,还有4个国内机场。有意思的是,这4个国内机场分别负责东南西北4个方向往来航班的起降。无论是接机的人还是乘机的旅客,只要你有东西南北的概念,就很容易找到自己应该去的那一个机场。

我成了莫斯科的匆匆过客,在市中心的民航售票所拿到尤拉事先订好的飞往摩尔曼斯克的机票后,就必须马上去另外一个机场了。

我的好朋友王彦明请我和尤拉吃了一顿快餐之后,又把我们送到专飞北方的夫努克沃机场。从多玛捷多沃机场到夫努克沃机场,我们今天横穿了整个莫斯科市,里程表显示100公里。夫努克沃机场上下两层,非常宽敞,从这里起飞的飞机主要飞往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圣·彼得堡(原名列宁格勒)和被称为波罗的海三国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苏联解体后,飞往波罗的海三国的航班成了国际航班,这个国内机场也自然升格为国际机场了。

傍晚,终于登上了飞往摩尔曼斯克的飞机,莫斯科城区的万家灯火在机翼下向我诉说着无数个故事。夜航中,我带着又见莫斯科的欣喜和对北冰洋中风雪航行的憧憬渐渐进入梦乡。



航行北冰洋的拍摄设想形成于1992年10月,那时《东方大河·黑龙江》摄制组,终于在全部行程的最后一站——海参崴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奔波采访,在返回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火车上,我结识了一位《俄罗斯日报》驻远东记者站首席记者白列先生。他是一个十分热情、健谈的小个子,从我们上车就一直帮助我们搬器材,找位置,俨然我们摄影队中的一员。他以记者特有的敏感和对中国同行特别的亲切,对我们摄制组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并说要写一篇消息发往莫斯科。我被他的真诚和友善所感动,在两天一夜的旅行中,我们谈中国、谈俄罗斯、谈家庭、谈工作,下车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我告诉他,我长期以来就对俄罗斯北极圈内的北方民族很感兴趣,对生活和工作在北极地区的人们深表敬意。因为,他们是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他们一定是非常勇敢和聪明的。

白列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次北冰洋航行:原子破冰船在万顷冰原上破冰航行,十几艘巨轮尾随其后,直升飞机在空中前后巡航,勇敢的极地直升机驾驶员在巡航中向英雄的原子破冰船船长通报着船队前方的冰情……啊,那是一种怎样的豪迈、恢弘与壮丽的人生!

从那天起,想像中的冰海航行的画面就被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莫斯科时间23点50分,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北极圈内的摩尔曼斯克机场,带着一天里连续飞行近一万公里的疲劳走下飞机时,极地寒风夹杂着微咸的腥味顷刻间驱散了惺忪的睡意。我马上意识到,我现在是在北极圈里了,我终于进入北极圈了,巴伦支海就在不远的地方。一想到这些,我就精神抖擞





地背起了沉重的行囊。

摩尔曼斯克电视台的车队队长亲自驾车迎接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客人,他说他是第一次接待中国电视记者。摩尔曼斯克市自开放以来,曾接待了许多国家的电视记者,对全世界的电视观众来说,摩尔曼斯克那神秘的面纱正在被各地的电视记者们徐徐拉下。

摩尔曼斯克机场位于城市的南部,距离市中心还有三十多分钟的路程。面包车把我们送到当地电视台附近的一家叫做“北纬69度线”的宾馆,办完住宿手续后已经是莫斯科时间8月25日凌晨1点30分了。这时,东方已经微微发亮。8月下旬的北极圈内仍然是昼长夜短,仅仅是刚刚体验到极地的这种自然现象就使我激动不已。如果不是考虑到白天还有许多手续要办,考虑到尤拉也需要休息,我真就不打算睡了。

